

# 南都赋

南阳作家杂志

编者按:

著名文艺理论家陈早春于今年7月2日因病不幸逝世,享年83岁。陈早春是著名的出版家,鲁迅和冯雪峰研究专家,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党委书记、总编辑,著有长篇传记文学《冯雪峰评传》、论文集《绌短集》,散文集《蔓草缀珠》,是大型文学期刊《当代》、《新文学史料》的原主编。他的逝世,是中国出版界和文学界的重大损失。作者王仰峰是陈早春社长的关门弟子,著名的青年文艺理论家和管理学家。陈早春敬仰冯雪峰,王仰峰敬仰冯雪峰,敬仰陈早春。鲁迅冯雪峰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乃师陈早春,进而深深地影响了后学王仰峰,使鲁迅冯雪峰所开创的现实主义文艺道路灯火相传。本报特刊此文,以表达对陈早春同志的深切缅怀。



## 陈早春——鲁迅冯雪峰精神的抬棺人

□王仰峰

闹市街边行行树,不如荒野漫坡松;铺天翠绿栖千鸟,盖地浓荫走百虫;时抱呼风唤雨志,常成攫雾擎云功;老来枝叶枯槁矣,犹是霜鳞雪爪龙。

诗的作者是陈早春。赏玩、解读此诗,我试图从诗的形象、意境、时代环境、作者的学术理念和创作成果等方面综合把握作者的精神品格、创作特色。

2012年春节后,我带全家到陈早春老师家中看望老师和孙阿姨,我的师妹陈小君已在美国加州工作多年,我的小女王儒雅也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读书。我知道节后老师两口子要到美国待一段时间,因此既是探望,又是话别。我们谈的又非常尽兴。他问我在外地工作是否方便,是否习惯,我一具答。我们又谈到不少文坛掌故,鲁迅、冯雪峰、茅盾、瞿秋白——鲁迅的死因,海阔天空。

记得老师在他回忆冯雪峰的一篇文章——《夕阳,还在放光发热——追忆冯雪峰的晚年》中说,他入党时冯雪峰很庄重地赠予一部德文版的《马克思纪念册》,并有雪峰的签名。我按捺不住久存心底的一份好奇,藉此小心翼翼地恳求老师可否方便能找出雪峰赠予的珍贵礼物,让后学一瞻前辈们的情谊。老师听后默然无语,起身后缓缓地到了他的卧室,不一会儿捧出了纪念册,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恩列斯学院在社会统一党指导下编的,于一九五三年“马克思恩”由狄茨出版社出版。打开书,映入我眼帘的是“早春同志入党纪念。冯雪峰。一九七五年十月”。字迹娟秀、工整、严谨,释我多年挂怀。

此次看望,席间老师和孙阿姨兴致颇高,谈起了他退下来后的生活情趣,遂在他不宽敞的书房展纸研磨,挥毫写下了上引这首诗。

观诗境阅诗心,诗章集中抒发了老师“荒野漫坡松”,“霜鳞雪爪龙”的生活观、人生观和美学观。如果走进诗的意境,走进老师的心理结构和文化语境,这又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犹如溯流而上、江河探源般的人生觉解之迹。

涵泳和把玩此诗,猛然让我想到了龚定庵的《病梅馆记》和《己亥杂诗》。如果我的文字没有损害我心中的前辈的话,那么,我体会老师所追求的美学

风格是野趣、率真、自然,不伪饰、去雕琢、戒雕琢。而这种风格又不是“看山是山”,而是“看山还是山”的循环超越。诗章托事写实,其大半生的悲壮历程,其情其志,其功其业尽纳其中矣!

我对“呼风唤雨志”、“攫雾擎云功”的一解。

第一件事,鲁迅研究·《鲁迅全集》·“杜荃”是谁。

1981年,值鲁迅诞辰100周年,国家拟举办隆重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北京有“三鲁”之说,一是东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研室;一是西鲁——北京鲁迅博物馆鲁研室;一是中鲁——人民文学出版社鲁编室。当时上面传出话来说,因没有论文提供,决定会议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会名额,直言之,该社没资格参加大会。消息传出,中鲁哗然!

这年四月,老师在洛阳开会,利用会议间隙,老师奋笔疾书,拉大纲,拿初稿,至七月,在京集中六天时间出炉。刮肉剔皮,存筋留骨,一口气挥就了三万六千字洋洋雄文,未及润饰就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结果编辑部竟按草稿付排了。学术界同仁都明白,该杂志是何等锦衣玉阶。《鲁迅思想及其内在发展——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初探》一文同年也被选入《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至今,老师向我回顾起该文的分娩,脸上依然荡漾着幸福欣慰的笑容。说起当年创作的细节,谓,那时他一直没有做资料卡片的习惯,论点、提纲和索引只列在一册旧挂历的背面,主要凭对鲁迅作品的熟悉,记忆就开题了。昏天黑地六日日夜夜的自我燃烧、心灵煎熬,论文呱呱分娩了,当其写下文章最末一个字,就晕倒在沙发上,半天起不来。

在论文中,他对对鲁迅一生思想发展的具体进程的深刻剖析中,提出“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内在”是贯穿鲁迅一生的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的鲜明观点。他通过对鲁迅终其一生对改造“国民性”问题探讨的研究,得出了鲁迅作为一位独立的思想家特色的结论。

其实,“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思想”也是深深发源于老师内心且一以贯之于其生命之中的。

一夕分娩,十月怀胎。他回忆说:(该文)“早在一九七六年写《鲁迅及其〈阿Q正传〉》时,就开始酝酿了。”其实,我认为酝酿的时间还要上溯,他曾两度参与修订《鲁迅全集》。1971年,老师被

从湖北咸宁调回北京后,开始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工作。他曾参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是第4卷、第13卷的责任编辑,还负责第11、12、13卷全部书信的定稿。2001年6月,召开《鲁迅全集》修订工作座谈会,新版《鲁迅全集》出版全面启动,先后召开了不下8次定稿会,老师都是坚强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一生中能有几次机会参与修订《鲁迅全集》的工作足堪自豪了!老师的鲁学研究情结,由自己的工作岗位的使命感使然,由冯雪峰作引路人,更有自己生命的自觉,人文学术的担当。他说:“鲁迅在他的作品中批判了窒息民族生机、淹没民族智慧光芒的社会历史根源,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至今仍有他的重要教育意义。”

1981年《当代》第五期刊载了何启治、刘茵合作的长篇通讯《播鲁迅精神之火——记新版〈鲁迅全集〉的诞生》,其中赫然谈到陈早春考证出《三闲集·序言》注八提及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的作者“杜荃是何许人也”这一桩几十年来未获解决的重大悬案的最终突破的创举,这无疑成为鲁学史和鲁迅著作出版史、郭沫若著作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杜荃=郭沫若”的结论犹如一柄斧头,也同时雕塑出了陈早春的风骨和神韵!

第二件事,绍续冯雪峰思想·研究冯雪峰理论·确立冯雪峰在鲁学史上的地位。

鲁迅生前曾写过悼念刘半农的文章,又两度写过悼念乃师章太炎的文章,也写过《战士与苍蝇》的维护孙中山的文章。人死了,除了自己的文章、著作行世,自己就不能再言,就断了喉咙,成了哑巴,只能被历史学家去考证、去复原,被或正读或误读,自己就失语,失去了辩护的权利。于是乎,各色人物粉墨登场。鲁迅其实也预料到了自己身后的结局,提前作了预防,写了《死》、《女吊》,以警世人。诚然,还有其皇皇18卷《鲁迅全集》(2005年版)和33卷《鲁迅大全集》(长江文艺出版社)行世。冯雪峰是鲁迅的学生和战友,是鲁迅研究的“通人”,是鲁迅与中共联系的桥梁。如何重新确定冯雪峰文艺思想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确立冯雪峰在鲁学史上的地位,阐发和确立冯雪峰文艺思想的独特内涵,陈早春自觉肩负起了这副担子。自1979年、1980年、1981年、1984年,他先后不遗余力地写出了《冯

雪峰与鲁迅》、《冯雪峰的〈鲁迅的文学道路〉读后》、《平生风义兼师友——记鲁迅冯雪峰交往中的几个片断》、《在鲁迅旗帜下——雪峰现实主义理论初探》、《夕阳,还在放光发热——追忆冯雪峰的晚年》,直至1993年,与人合写出《冯雪峰评传》。陈早春,以他直秉春秋的书生本色,还“冯雪峰”为“冯雪峰”,而这一切都是“在鲁迅的旗帜下”!2016年,由陈早春任编委会主任的《冯雪峰全集》出版,内中收入了由中央档案馆部分解密的几十份中央与冯雪峰往来的信件与电报。

一个大半生与中国汉字打交道,毕业于武大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1964年就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直接师承冯雪峰思想和精神,后来又掌管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字工作者和编辑出版工作者,其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语言,对官方和民间的价值观应该有他独特系统周密的思考。

以其行世的两部论文、随笔、散文集的书名《绌短集》、《蔓草缀珠》、《蔓草缀珠》(增订版),读者自不难窥见作者的履痕心迹。

《绌短集》书名的由来——“绌短者,不可以汲深”,引自《庄子》一书。庄子在《至乐》篇中,借子贡与孔子的问答,由孔子引述管仲的话说“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绌短者不可以汲深”。意思是,容量小的袋子装不进大的东西,短的井绳无法用在深井中打水。很显然,老师除了自谦的成分外,是服膺人与自然界的万物各有其自然之性,一切任乎自然便可达至乐之境界,所谓“命有所成”,“形有所适”,“不可损益”。由此可见作者顺天性的思想。

“蔓草”、“零露”语出《诗经·国风·郑风》。在《蔓草缀珠》中,夫子自道:“这些文章大都构思或成篇在月黑星稀的夜晚。这时,万籁俱寂,大千世界似乎没有了生机,只有野蔓却在充分利用地气,酿造满茎满叶的露珠。我自忖不是园圃中有科目可属的花卉,更不是高山峻岭中的参天大树,只是野地里的一缕蔓草。蔓草长在路边、田边,地不分肥瘠,都有它的踪迹。它不与同类争夺空间,无需人工侍候。它无花可供欣赏,也没有果实可饱口腹,只无偿地为大地点缀一点绿色,并为晨曦奉献自己身上的点点滴滴。对此,古人就曾吟咏过:‘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我心仪这野蔓上的露珠,就将书名叫做《蔓草缀珠》,算是敬帚自珍吧。”⑦⑧ (下转10版)

《南都赋》顾问团

二月河 周同宾 周大新 柳建伟 李庚辰 何弘 马新朝 赵大河 亦农 李天岑 秦俊 王遂河 廖华歌 马本德 刘正义

